

三 獎

作品：蛇
得獎者：山貓安琪

山貓安琪，一九七〇年生，作品曾獲第五屆中縣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吳濁流文藝獎散文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梁實秋文學獎散文獎、第九屆中縣文學獎首獎洪醒夫文學獎及新詩獎等，原名江幸君，二〇〇八年四月更名為江育珊。

得獎感言：

獲得林榮三文學獎，得感謝一直對我有著深遠期許的作家廖西大哥，在寫得無以為繼時，我總是對他訴苦，而他也是我心中的一塊正義之石；接下來我計畫中的創作也仍然行進著。感謝支持我的詩人好友和藝術創作者：喜蓀姊、洪書勤、詹可龍、葉子鳥、馮瑀珊、霖晟、余學林、以劫、廖亮羽，也謝謝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及《自由時報》、辛苦的評審們，還有媽媽、爸爸、妹妹。



蛇

早晨的陽光斜斜地移動到二樓臥室的窗台上，窗外正對著臥室的水泥牆裂縫裡，牢牢地長著一株蒲公英，她正盛開著小小的黃色花朵，水泥牆陰涼的凹陷處，則是冒出了幾小片山蘇。

里里心想：「真不明白這兩種植物在那種地方競爭些什麼？直接且強烈地正對著我的窗戶又想教我看些什麼？」里里總覺得植物由對面大舅家的屋牆展現如此強韌的生命力，對她來說根本是不懷好意！

自從大舅在對面蓋了棟五層樓的屋子，屋牆改變了里里十分重要的習慣，以往她可以看見不遠處那座山的日子不再。現在晨風一颭，她只能看見水泥牆上被晨風吹著而晃動的植物，植物的葉片雖然劇烈地震顫著，卻一點也沒有要掉落的樣子。

里里不再理會對面的植物，只管嗅著窗台上的幾朵白百合花，與另一株茂盛的含笑綜合的香氣；一盆竹葉青就擺在百合花和含笑的後面，葉子的末端有點發黃。里里發現時，眼神變得驚恐。她急急地由梳粧檯的抽屜裡找出一把剪刀，將竹葉青發黃的葉子末端剪去，剪下來的黃色葉片末梢，她像是要擺脫什麼可怕的東西似地立刻將它們丟出了窗外。當黃色的葉子碎屑飄向窗外時，由不遠處時而隱約、時而清晰地傳來尖銳的唧唧聲；她十分明白那是什麼聲音。

與里里的臥室窗戶正面相望的屋子是她的大舅家，由大舅家大門走出去約末十幾步，是大舅僅剩的一小分田。走過那片田地便踏上了新鋪好的黝黑柏油路，柏油路的另一邊一塊又一塊的重劃區，雜草長得比成人還要高，一根根相鄰的方形水泥柱子架起帶著鐵刺且扭來扭去的鐵絲網，鐵刺上勾著一些塑膠袋和褪色的紅色塑膠繩，一副隨時想要刺傷人的樣子。有些藤蔓已經竄過淨淨的鐵絲網，彷彿除了占有那些被畫分好的重劃區之外，還要將他們的勢力伸往柏油路這邊來。里里對那些不久後即將被剷除的植物發出的沙沙聲毫無興趣，她豎起耳朵仔細分辨著、篩檢著風吹過來的聲音——來自未來的建築物冷酷的聲音。唧唧聲依舊響著，聽起來應該是來自大舅那一小分田裡的某片雜草叢裡。

里里看著那片被雜草圍起來的一小塊田地，一名婦人正站在那裡對母親說話：「唧——唧——唧——雖然眼睛有點缺陷，不過生活唧——唧——唧——還過得去，有自己的房子，父親也已經過世唧——唧——唧——男方的母親唧——唧——唧——平常都下田工作，就別再挑了唧——唧——唧——：我也是有家庭得養活的，管不著妳們日後的生活！唧——唧——唧……」有時拖得長地、有時又中斷的唧唧聲，和婦人以及三舅媽講話的聲音混在一起，三舅媽的說話聲還摻著十年前三舅在醫院講過的話。

那種唧唧聲是青蛙被蛇緩緩吞嚥的過程中所發出的叫聲——屬於大自然的聲音；在這像牢籠的屋子裡，依然可以聽見大自然中生命逐漸消亡的聲音。

里里既興奮又害怕得開始發顫；也感到心悸——我也是個不久之後，會被大自然吞掉的人呀！——她想著邊走到書桌前，打開書桌的抽屜拿出藥包來。「只要繼續吃這種藥，妳就無法生育……」醫

生曾經這麼對里里說過。

精神科醫生畢竟也只是個普通人，他並不能感應到里里心裡實際在想些什麼——里里甚至懷疑自己的醫生每天也得吃上幾顆樂心錠，才能繼續對每個病人面帶微笑，醫生只能針對里里以語言表達出來的：諸如呼吸困難、心悸、噁心、胃酸過多、嘔吐、體重急速下降、失眠，以及一出門每五分鐘就產生尿意、頭痛、全身無力等症狀開藥而已。她怎麼也不能說出讓人呼吸困難的是母親、讓人心悸的是床、讓人嘔吐的是親戚、而讓人全身無力的是命運。她看著梳粧檯右邊整面牆上的照片，所有的照片全是同樣一張加洗的，那是三舅媽抱著寶寶的照片。如果有多一點的錢的話，里里一定要將臥室裡全部貼滿這張照片，只要盯著這張照片複製又複製的張數，她總是會開心地笑著，因為照片裡的三舅媽抱著女兒和其他男人的私生女，那緊閉的嘴便從來再也沒問過她什麼時候才要出嫁；或者勸母親將女兒們隨便找個男人嫁了就好。

讓里里感到納悶的是，大妹艾艾仍在期待著美好的戀情，小妹茉茉已經出嫁生子，而母親則是生存在地獄之中卻絲毫不覺得自己是置身在地獄裡，這才是所謂的正常人吧？而正常的她們並不需要里里天天得吃的那些藥物！藥只可以改善呼吸困難、心悸，還有帶來一點藥效發作後的假性快樂，除此之外並不能改變與停止里里對男人的身體構造感到厭惡，和對這世界懷著恨意的想法。

決定開始吃這種藥，不過是為了延長與母親相處的時間，除了母親之外，里里實在想不出這世界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延長了與母親在一起的日子，也延長了過去不堪的回憶！儘管如此，她樂於吃

這種讓她無法懷孕的藥，更樂於可以因為無法生育而拒絕與男性交往，更不用走上結婚之路，並且因為擁有了這種缺陷而得以永遠留在母親的身邊，她完全不想讓心理所造成的各種生理症狀痊癒。但是以這種方式長久地留在母親的身邊，卻讓里里知道什麼動物是最可怕的。梳粧檯的左邊的整面牆壁貼著綠森蚱、黑猩猩、信天翁的照片。時常和她糾纏在一起的綠森蚱，力量驚人，她和他在亞馬遜的布袋蓮群裡打上一架，另一隻飛在海上的信天翁，勸她還是一直在天上飛才是美好的，他隨時都可以任意地以羽毛的尖端碰觸天堂，而黑猩猩吃著植物的嫩葉，邊嚼邊若有所思地告訴她，不安時吃什麼藥都沒用，只有做愛是最好的，然後他們每每望著對面的牆，告訴她，一再地告訴她——親戚是最狠毒、最可怕、最不值得相信的；真正公平和值得信任的是大自然，無論是什麼，最後終將被大自然所吞噬！里里深深地相信這個道理。

唧唧聲仍然持續著，只是已經變得小聲和短暫。里里想起三天前母親在樓下急促地喊著，說在客廳看見一條蛇，她的聲音十分慌張，等里里跑到客廳的時候，母親已經打開客廳的門，急急地說：「妳快看，就在這，啊，妳看，妳看，跑去那邊了！」母親緊張地指著對面正對著家門口的兩株桂花樹下，那裡除了桂花樹之外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花木盆栽，大舅將那一小塊空地留給里里的父親以前栽種的植物。距離上次母親說看見蛇，已經過了兩個禮拜，那時母親還叫來住在巷口的小舅抓蛇，小舅進入屋裡時，拿了把大鐵剪在樓下四處搜尋翻找，卻一無所獲——里里看著那把大鐵剪不住地打顫。

連續兩次在屋裡看見的蛇，頭部的形狀都是三角形的，這讓母親感到害怕不已。里里並沒有當下看見母親所說的蛇；就連母親所指的桂花樹蔭下，也沒看見任何蛇的影子。因為只有母親看見而里里卻沒看見，這反而讓里里感到更加痛苦，母親只是怕被蛇咬到中毒而已，里里所害怕的卻不是被蛇咬到那回事。「還是活到三十五歲就好了！」母親連續兩次看見蛇的事件，讓里里心中關於死的意念更加堅定，雖然死的意念一天比一天更加強烈，她卻仍懷抱著一絲希望，只是，生肖屬蛇的母親隨時都會感歎自己年紀大了，這帶著失意的話像鐵鎚一樣，將里里心中每每好不容易又再度燃起的生命熱情一次又一次地擊碎，她懼怕大鐵剪和母親看見兩次毒蛇這種徵兆。「算命的阿林仙仔說我只能活到六十六歲。」幾年前母親曾經這麼說過，接著也沒再多說些什麼。里里卻一直將這些話放在心底，一天天數著母親六十六歲時，自己是幾歲。

當母親指著蛇溜進桂花樹下的方向時，里里直接想到的是到桂花樹下看看蛇是否真的溜到樹底下去了。就在門口穿上脫鞋時，她在門口右邊的蔭涼處看見一隻左腿少了半截的蟾蜍，牠動也不動地躲在花盆下，也許由於牠少了半截腿，所以蛇對牠沒興趣吧？蛇要吃的也是完美的食物嗎！里里走到桂花樹前，看見自己落在桂花樹上的影子又長又黑，風一吹動桂花樹，她的影子便左扭右扭地，她覺得自己的影子扭動的樣子真像條蛇。一邊看著自己宛若蛇的影子，一邊又想著有缺陷的蟾蜍也能找到另一半情人嗎？她慢慢地蹲在桂花樹蔭下。一些陽光撒在掉落的桂花葉上，黑褐色的葉子因陽光的照射變得有點光亮，不知名的小蟲子在乾枯的葉子底下更加腐爛的陰暗處攢動著——而這，是毒蛇走過的

路線，這是蛇選擇的。她知道蛇會選擇什麼樣的路線，她會繞過這些盆栽，溜進大舅的屋子後面那條水溝裡，沿水溝往上用尾巴頂起自己，好直立地貼在牆上，爬不上牆，便下來，再以同樣的動作多試幾次，她不會放棄這種徒勞的動作，進而她會發現一個排水孔，排水孔外露的地方長滿青苔，她攢了進去，在那裡她遇到了錢鼠——可愛又毛絨絨的錢鼠。她的嘴幾次上下開闔左右扭動之後，她將錢鼠吞進肚子裡，在排水孔裡待上幾天。直到她聽見了誦經聲才往外排水孔外移動，爬離水溝，跟著隊伍往山上前進，山路多石礫，最尖銳的石頭尖端磨破並勾住她下顎的皮，漸漸地皮由她的臉開始裂開，接著繼續裂開的是她全身的皮，脫離原本身體的皮後，她在草叢中休息一陣子，再度往山上前進，她是這麼做的，無論是哪位親人被埋葬在山上時，她都得這麼做。

里里抓著手臂，將身子往桂花樹下彎下再彎下，她不時地看看自己手臂掉落的皮屑，小小片的皮屑是那麼地渺小，光用指甲抓是不夠的，蛻下皮必須用更尖銳的東西勾破皮、用更堅硬的石子磨過才能蛻下來，她隨著毒蛇滑身進水溝裡，貼著牆努力地抬高自己，再扭動身子潛進鼠穴，聽著誦經聲，然後跟著送行的人往山上前進，她扭動著扭動著……「妳在做什麼呀？」大妹艾艾不知何時走到里里身邊，以十分厭惡的眼神看著桂花樹。

艾艾常對里里說算命節目裡曾提到桂花的花語代表孤芳自賞，尤其是這種植物正對著大門口，包準家裡有女孩嫁不出去！原本門口的桂花樹有三棵，其中一棵在小妹某某出嫁的前一年不知什麼原因枯死了，隔了一年某某出嫁後，艾艾更相信桂花樹的存在是讓她無法出嫁的原因。

但是由於父親去世前十分鍾愛門口那些植物，所以里里覺得艾艾就算恨透了正對著大門口的桂花樹也無可奈何。當艾艾知道蛇竟然溜進了桂花樹下，她的臉色更加難看。也許她早計畫著要偷偷將桂花樹搬離原來的位罝，現在蛇躲在那兒，以至於她的計畫頓時破滅，里里心裡為此感到高興，她繼續蹲在桂花樹下也不打算找出蛇來，如果蛇想住在桂花樹下就讓蛇留在桂花樹下吧，就讓艾艾嫁不出去吧！

艾艾有她所迷信的，里里也有她所迷信的。在桂花樹下放棄找蛇的那天，里里在母親的衣櫥裡翻出幾張破舊的紅紙，一張紅紙批滿一個人的八字流年，翻出這些破爛的紅紙，一聞到樟腦味，她忽然想到那些紅紙全是一個死人留下來的字，便心生後悔——那位替全家批八字流年的算命仙仔早就過世了，一個死者的預言仍在影響著活著的人！里里幾乎要尖叫出聲。她也不管早已破舊不堪的紅紙是否會完全撕裂，直接將紅紙全部狠狠地塞進衣櫥的角落裡，拿一疊衣服將它們壓住。如果不是母親偶爾會翻這幾張破爛紅紙出來看，她一定會放把火將它們燒個精光，只是那疊壓著紅紙的衣服是母親的，她又開始擔心了起來……

突然，里里的背後發出一陣聲響，她這才由不安與擔心的回憶裡回過神；圍在床底下的書有幾本倒了下來，撒落在臥室內的陽光已經移動到那幾本倒下來的書上，里里急急地將書堆好，塞緊床底對外的縫隙，拿來拖把拖乾淨臥室的地後，到窗台邊將幾分鐘前放在那裡被陽光曬得有點暖的一粒雞蛋拿起來，走到床邊蹲下，慢慢地推開塞在床下的書堆，朝縫裡放進雞蛋，再度塞好書本。做完這些

事，便覺得今天能做的事彷彿都結束了，忽地想到放在冰箱裡的雞蛋快沒了，她這才走出臥室鎖上門，到樓下廚房拿了購物袋跟母親拿些錢，準備外出買雞蛋。

走到客廳時，某某帶著出生沒多久的嬰兒回來，母親和艾艾急著上前逗弄嬰兒，嬰兒開始哭鬧，某某便匆匆泡好牛奶，看著某某拿奶瓶餵嬰兒喝奶的樣子，里里心裡不禁感到一陣厭惡，因為嬰兒的嘴下垂和吸吮以及蠕動的樣子，和妹夫的嘴巴一模一樣，對於嬰兒她有著莫名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嬰兒體內有著小妹的血，而另一方面又有著妹夫的基因，只需在性生活中享受，而不必負擔懷孕生子痛苦的男人，這點讓里里厭惡不已！家裡只有艾艾和某某是對未來以及婚姻充滿期待的，她們願意步入談戀愛之後結婚痛苦地懷胎十月在產台上一點自尊也沒有地張開雙腿露出性器官生下孩子；她們都忘了，忘了某某在結婚典禮上，面對杯盤狼藉以及各種吃相難看的人，里里眼睜睜地看著說要和家裡斷絕關係的三舅舅在家裡指揮東指揮西，不顧媒人的面子，那天某某還因此氣哭衝進房裡。小妹某某結婚宴客的鞭炮聲和吵鬧聲、三舅媽抱著她那位和男人私奔的女兒生的嬰兒坐在杯盤狼藉的桌前安安靜靜的樣子……這些都讓里里的頭一陣陣發痛。

走出充滿吵鬧聲的家門後，里里聽見某某的聲音很小聲地傳過來，「我不會回那個家了，手續都辦好了！」某某說話的聲音很快消失在風中，里里的耳朵裡只感覺嬰兒的哭聲仍持續著。走過大舅家門口僅剩的一小塊田地，在三舅媽站過的地方站定了一會兒。

不應該忍受這些的；不該忍受四周的田地變成一小塊也不該忍受對面那些圍繞著的鐵絲更不應該

忍受直接由頭頂照下來的烈陽——不能忍受的事這麼多，為什麼人還是不會著火燒掉。里里只覺得身體像火燒般地發熱，她舉起腳狠狠地在田地上踢起土塊，看見土塊飛到對面的重劃區裡，仍然沒讓她感覺好過一點。然後，她深深地吸了口氣又吐出來，彎下腰，在身邊的雜草堆裡仔細找尋方才在樓上聽見的唧唧聲，但是聲音已經被嬰兒的哭鬧聲完全取代了！雖然，在雜草堆裡找不到蛇，里里卻發現一截蛇蛻，她將那片蛇蛻撿起來，小心地放進購物袋裡，擦了擦額頭和下巴的汗水，踏上柏油路，到附近的雜貨店買了一盒蛋。

出了雜貨店門口，陽光已變得更加熾熱，里里緩緩地往前走，踏出一步頭便作痛一下，彷彿有什麼東西由天上不斷掉下來捶中她的頭，而她卻逃不了！每走一步，腳步愈是沉重——也許這重捶就是命運所捶下來的。一名拉著拖車的老婦人背後堆著一大疊厚薄不一的紙板紙箱，那高度已經有點搖搖晃晃，就在與里里錯身而過的同時，一疊紙掉了下來，風一颳將它們吹得四散，紙紛紛越過鐵絲網飛進重劃區的雜草堆裡，里里看著那些往她前面翻飛的紙，一點也不想停下腳步，其中一塊較厚的紙板掉落在她前面，她就直接踩了過去，繼續前進，她一點也不想停下腳步，她一點也不想看老婦如何撿起那堆飛得亂七八糟的紙，她一點也不想看見老婦灰白的髮絲微駝的背——陽光是那麼毒辣地讓一切明顯地呈現在眼前。母親微駝的背灰白的髮彎身撿著翻飛的紙張紙板，是那麼地明顯！

「小姐，給我一百塊吧！」老人坐在鐵絲網下的陰涼處，背倚著鐵絲網，肩上幾處被鐵刺扎得滲出血，他的手裡拿著一個酒瓶，朝里里張開門牙掉光嘴唇子有著深深皺紋的嘴，老人的嘴像極了一個

黑色的無底洞穴。里里看著老人背後綿延過去的田埂，稻田裡的水在陽光下閃動著，稻子在風中發出美妙的沙沙聲搖動著，表哥和表姊走在她的前面，手裡拿著細竹竿，竹竿綁著車線，車線的一端則綁著被霸王草的細花梗穿過的蚯蚓，蚯蚓仍在動呀動地，他們回頭朝里里揮手，里里卻汗流浹背難以呼吸，她只能站在原地，看著年幼的表哥表姊離她愈來愈遠，田埂也愈來愈遠，稻田也愈來愈遠。

老人笑了，說：「我要的不多，一百塊就好！」老人露出缺了門牙的牙齦，里里聞到一股臭味——很久沒洗的襪子味、很久以前去動物園聞到的動物味道，還有大舅家的狗味，老人似乎不在乎肩膀或者背有血正在滲出；母親坐在鐵絲網下的陰涼處，手裡拿著一個酒瓶，說：「一百塊就好！我只能活到今年呢！對一個只能活到今年，只能活到六十六歲的人，再要也不能要到些什麼了。」她笑著露出缺了門牙的牙齦，里里搖搖晃晃地掏出錢包裡所有的錢將它們都給了母親，母親的肩上背著帶刺的鐵絲網，血正在滲出。

老人看了在自己身邊蹲下身後痛哭失聲的女子一眼，繼續喝著酒瓶裡的酒，說：「小姐不如再給我一百塊吧！我要的真的不多。」

里里深深地吸了幾次空氣，她一直無法了解為什麼有時候空氣如此稀薄，費了一番力氣她終於可以起身，緩緩地往熾熱的柏油路繼續走著，幾張紙板的碎片跟著她遺棄老人的腳步往前翻飛而去。

就快要到大舅家門前時，大舅養的狗群其中幾隻，在柏油路邊的草叢中低頭嗅著，有幾隻靈巧地攢過鐵絲網，消失在鐵絲網後的雜草叢裡，另外幾隻則是往路邊的一些凹陷的洞裡湊進鼻子吸氣又吹

吹氣，或者舉起後腳排泄憋了許久的尿。大舅喜歡撿一些小野狗回家，他自稱那些狗是台灣土狗，將牠們由小養到大，訓練牠們往土洞吹氣，好到他友人的田裡捕捉田鼠或是到山上捉些白鼻心。幾年前，外婆過世沒幾天，他仍繼續在誦經聲中找狗訓練狗，日子對他一如往常。他唯一在乎的是他的女兒出嫁前女婿送來了多少聘金，除此之外，彷彿他的思想和死亡是永遠連結不上的！否則就是他隱藏得很好——里里一直很想問大舅究竟將與親人別離的痛苦隱藏到哪個角落去了，隱藏得好到根本就看不見死亡與永別這回事！難道是隱藏在那些洋溢著生命活力的狗身上嗎？

狗群其中一隻有著黑白色塊的，剛看見里里便不停地朝她猛吠，當牠一吠，其他幾隻也跟著朝里里吠叫起來，里里習慣地在馬路邊撿起石頭朝牠們狠狠擲去，有時幸運地就會打中其中的一隻。而就算自己養的狗被石頭擊中，大舅看見了也沒什麼反應；他從來不會過問里里什麼時候要出嫁、為什麼年紀這麼大了還嫁不出去之類的問題，在大舅的眼中真的就只有找小狗和訓練狗往土洞吹氣這回事，里里十分羨慕大舅可以完全專心於這種事情上頭，絲毫不分心地。

彎進自家門前時，里里看見小舅在家門口的竹竿上將蛇吊著，蛇鮮紅的皮肉已露出一半，皮已剝到接近尾巴的部分，而蛇仍在扭動著，看來應該是小舅又回來抓蛇，這次蛇逃不過被抓皮的命運，大舅的孫子們擠在一邊看著又尖叫又大笑，里里匆匆地跑進屋裡，直接上樓回到臥室。她用力地關上窗台的窗戶，樓下尖叫又大笑的聲音仍然沒有改變音量在她腦子裡轟轟作響。活著，就得像那條不小心被抓住的蛇一樣，活活地被扒皮——用家裡面臨的困境、用嫁不出去的年紀、用無法生育、用任何譏

諷……這些利刃來扒下皮！

這時，里里看著貼在玻璃窗上的幾隻壁虎，肚皮蒼白呈現半透明，肚腸幾乎可以清楚地看見，其中一隻只有半截尾巴的壁虎讓她羨慕不已，那只有半截的尾巴已經獲得了重生！另外一隻尾巴和身體末端的連接處有二顆小小的突出物，她覺得這樣看起來真像男性的性器官，她清楚地記得父親的性器官的樣子，也記得觸感記得幫父親清洗性器官撥動性器官的感覺，她閉上眼睛忍不住一股直由胸口竄上來的嘔吐感，這種不孝的嘔吐感，讓她再也忍不住地拿出上頭寫著必要時一顆的藥袋，拿出兩顆藥一次吞進喉裡。

孩子們尖叫大笑的聲音已經消失了，她打開窗子將剛撿來的蛇蛻綁在窗戶外層的鐵欄杆上，不完整的蛇蛻被風吹動時發出微微沙啞的聲音。里里伸手托起蛇蛻，蛇蛻真像母親手上的皺紋——而那被風吹動時的沙啞聲，是否就是母親照顧父親又被親兄弟遺棄的心情？她就像這蛇蛻本來的 주인一樣，遺棄過去的皮繼續往前走，是吧？蛇蛻留著照顧父親時的痛楚，女兒被離棄的痛楚，一生無法閒適的痛楚，親友諷刺的痛楚是吧？

她拿出購物袋裡那盒剛買回來的蛋，走到梳粧檯前，照著鏡子，撥了撥頭髮，她看著自己這一身一直長大卻褪不掉的皮，狗群擠在鏡子的角落朝她吠叫，三舅和三舅媽也混在裡頭吠叫；她拿起一顆蛋慢慢地張嘴，她看見自己的嘴巴張得愈來愈大很容易便可以將整顆雞蛋吞掉，再來她慢慢地吞掉吠叫的三舅和三舅媽，對她吠叫的狗叫得愈來愈凶狠，里里又張嘴一隻一隻地將牠們吞掉，直到一隻也

不剩！

她聽見樓下傳來妹妹們和母親的笑聲，這笑聲瞬間讓她全身的細胞不再跳躍不安，她想著：母親和妹妹們是多那堅強的女性呀！而關於母親的事，就由堅強的妹妹們去和她們的兒女述說也不需要我了，少一個我也沒關係，關於母親學到的種種經驗，就由妹妹們去學習去傳承。我不想再看見家裡任何人被抬上山，不想看見那埋棺木的洞穴，光是想像就夠了，所以我只能披著蛇為了繼續邁向成長所遺棄的皮，遺棄我生為人的感情，我也不要堅強，我只需要被遺棄的幼小，那種不需再長大的自由，被遺棄的蛇蛻慢慢地因為破損化成灰而消失，沒有人會去在意它會怎樣，沒有人會去在意一個被脫下後的殼是否會生育、是否對男人感到噁心、是否結了婚、是否堅強、也沒有人會在意我將不再成長——在完全回到幼年、完全自由之後！

聽見床下有些窸窸窣窣的聲音，里里顫顫地跪在床下那堆書前，這些文字是她每個月親自買回來的，現在暫時替代性地成為了生命與死亡之間的一道牆，曾經這些文字伴著她度過孤寂走入更深的孤寂裡，如今仍然只有這些文字陪著她，她推開文字堆，彎身往床底看了看——我絕對不會像妹妹們一樣堅強地直接將自己由這地獄送進另一個地獄。「妳沒有生病，妳只是在逃避這一切而已，今天怎麼又請假，妳不知生活費不夠嗎？」幾天前艾艾提起里里離職的事時，就這麼責備里里，里里只是沉著臉，什麼話也沒說，不過現在也不用再忍受了。里里將手探了床底下，手臂不一會兒立刻感到疼痛，她將手臂抽回——我是自由的！再也沒有什麼事可以讓我體內的毒液感到害怕不已、再也沒有事可以

讓我感到自卑與痛苦、再也沒有什麼人會離我而去、再也沒有什麼事可以傷害我了！

里里走到梳粧檯前看著手臂上的小洞，腦中閃過一個念頭——這種痛有沒有母親一輩子遭受的痛那麼痛呢？不過，現在這種痛不痛的問題，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她在梳粧檯中間的抽屜裡拿出一大張由好幾片蛇蛻黏起來的皮，看著緩緩由床底下爬出來的小蛇——牠們真是堅強的好孩子，和妹妹們一樣隨時準備好就可以離開母親了，而我心裡那條長不大的蛇，卻不想離開母親！她將蛇蛻覆蓋在身上往地上躺下，小蛇們已採取了向人間探索冷暖的動作伸出分岔的舌扭動身體往前移動；牠們爬上里里蛇皮的身軀，里里朝牠們伸出手，感受著牠們傳來的冷與堅強。她閉起她的眼睛、閉起她的缺陷、閉起她的年齡，她決定讓紅紙上所有的預言再也無法成真。

「我將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也許會成長為一株陽光下的蒲公英；也許成長為一株陰濕處的山蘇，也許……」里里逐漸地因為感受到逃脫宿命全然的自由已經降臨，而緩緩扭動著身體，空氣中布滿白百合花與含笑花綜合的香氣，她手裡緊緊抱著的，是父親留下來的那棵葉子已經完全發黃的竹葉青，有條細小的小蛇正由那上頭流利地爬過。

左邊牆上的綠森蚱對里里說：我們再來布袋蓮叢裡打上一架吧，無拘無束地。信天翁則說：來吧，我們飛吧，用翅膀的尖端刷一下天堂吧！黑猩猩則是露出牙咬著幾片綠葉，目光盯著對面牆上照片中的三舅媽和嬰兒。

評審意見

一位鄉下女子的內心風景

◎ 劉亮雅

本篇呈現台灣鄉下農地重劃後自然景觀遭到破壞，以及中年女性所遭受的父權和經濟壓力。鮮明的動植物意象，憂鬱症女子的矛盾糾結，意識流式的思緒跳躍，對家族和環境的描寫，在在讓本篇耐讀而風格獨具。

女主角喪父，家境困難，需養家。母親娘家又施以強大結婚壓力，但她因憎恨男人身體以及兩性不平等而抗拒婚姻。重劃區的鐵絲網映照出困境，牆上的綠森蚋、信天翁照片則突顯她對自由的嚮往。不同於一般故事裡的自殺女性，她是因無法解決內心糾葛而企圖自殺；她討厭卻又在意親戚，難以承受親人相繼過世的痛苦；因依戀母親而怕死，卻又擔心母親比她早死而想先死。

本篇富於對鄉下動植物的描寫，蒲公英、含笑、山蘇、百合花、狗、蟾蜍、田鼠、白鼻心、蛇等都出現。作者透過這些動植物意象，尤其對蛇的模擬，以及意識流式的思緒跳躍、意象轉換，來呈現女主角的內心風景。渴望逃脫的她想像桂花樹下蛇的行進，模擬蛇的感知，並模擬蛇吞蛋，以便吞掉痛苦，又將撿來的蛇蛻披在身上，吸引小蛇爬上身。她不想看到撿紙板老婦，偏又幻想母親在撿紙板。看見乞討老人背後的田埂，回想童年時和表哥姊走在田埂上。之後又想像乞討老人變為母親。這些都顯示她的內疚：擔心自己死後母親乏人照顧。這幾段聯想的轉換有如蒙太奇，刻意不做說明，



讓讀者感受女主角意識的流動，十分成功。